



回文集

丁勝源 周漢芳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回文集

丁勝源 周漢芳 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回文集 / 丁勝源, 周漢芳輯.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013 - 4579 - 3

I. ①回… II. ①丁… ②周… III. ①詩詞—作品集—中國
IV. ①I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13365 號

特約編輯: 韓金科

責任編輯: 郭又陵 于春媚

ISBN 978-7-5013-4579-3



書名 回文集(全六冊)

著者 丁勝源 周漢芳 輯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張 142

版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300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4579 - 3

定價 2400.00 圓(全六冊)

出版說明

《回文集》一書由編者經過幾十年搜集整理，於二〇〇五年開始進行排版。書中涉及大量回文圖案，排版較為複雜，前後進行了七年之久。期間排版工藝、設備屢經更新，但此書為保持詩、圖原貌而一直沿用原來的排版形式。

書中凡從古籍、手稿中輯錄的詩、圖，編者的原則是保持原書原貌，對異體字等均不做更改；而全書的序言、前言、後語等文字，則進行了規範統一。

書中回文詩圖與回文詩文分別編輯，先詩圖後詩文。有圖作而無詩作的作者，作者介紹附于圖後，圖文都有的作者，作者介紹附于詩文後。

本書按年代編次，但近代作者眾多，有些作者的生卒年代無法查證，難免出現編排不當的情況，敬請讀者見諒。

序

傅璇琮

現在，由丁勝源、周漢芳兩位先生編纂的回文集，經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精心編印，這部六十四卷三百多萬字的六冊大書，印行問世，這應當是我國古代文學有關文體學的一部文獻史料經典之作。這次我應邀作序，通讀全書，確深受學術共索、互求創新的啓示。

中國古代文藝理論名著劉勰文心雕龍，在其明詩篇中已提及回文，稱『回文所興』，將回文作爲一種詩體專稱。據現有史料，較具規模的回文詩作，創始者是北方十六國初期前秦的蘇蕙，因懷念其被流貶的丈夫竇滔，特作『回文旋圖詩』，晉書·烈女·竇滔妻蘇氏傳記云：『織錦爲回文旋圖詩以贈，宛轉循環以讀之，詞甚淒婉，凡八百四十字。』後唐初編撰的隋書，其經籍志特爲著錄其織錦回文詩一卷，北宋時所編大型類書文苑英華卷八三四又載有武則天所作蘇氏織錦回文記，可見蘇蕙此作所受的重視。實際上南朝文人名家江淹、吳均已用於詩賦，且東晉、宋初之謝靈運，後人所編目錄，也有回文集十卷，可見蘇蕙之作在南朝已甚有影響。清人康發祥伯山詩話三續集卷二，甚至稱『回文體六朝時最尚之』。二十世紀前半期的謝無量中國婦女

文學史也特提及蘇蕙之作，稱『此是古今絕作』。可是當代的文學史著作，包括一些文學史名著，多未提及蘇蕙回文詩及回文文體，唯我的兩位學術摯友曹道衡、沈玉成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所著的南北朝文學史，有專節論述蘇蕙，稱她的這篇回文詩『反映了作者技術的熟練和巧思』，並從文體流變史的角度，概稱：『自蘇蕙以後，許多文人都寫過回文詩，在詩中成爲一體。』頗有識見。

確實如此，有唐一代，從初唐到晚唐，都有回文之作。中唐時劉禹錫所作回文，皮日休雜體詩序特爲提及：『近代作雜體，唯劉賓客集中有回文、離合、雙聲、疊韻。』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九也云：『唐人劉賓客及皮、陸唱和，並有迴文詩。』又甚可注意的是，清徐松登科記考卷二七據永樂大典所輯宜春志，謂：『盧邈，唐末寄舉湖南，登第，獻回文詩二百首。』則此應是唐代科舉考試甚有意義的史料。我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所著的唐代科舉與文學，第十章進士行卷與納卷，曾詳細記述唐代士子應舉考試前，先向名臣賢士獻其詩文之作，以顯示自己文才，請其推薦，以便登第，稱行卷，即行卷在唐代科舉考試甚起作用。而此位湖南舉子盧邈特以回文詩二百首作爲行卷，並由此登第，這就可見回文詩在當時社會的影響。

回文在宋代文學也甚起作用，蘇軾還以回文之詩體轉寫詞作，劉將孫養吾齋集卷十一黃公誨詩序就特稱『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詞更可愛。』南宋時桑世昌所

編回文類聚，是現存最早的回文總集，此書卷四全爲宋人詞，載有詞五十五首，作者十三家。由此可見，回文以蘇蕙璇璣圖爲開端，自南北朝起，歷唐宋元明清，一直吸引才子學士甚至名家大儒積極參與創作，如謝靈運、庾信、武則天、劉禹錫、皮日休、陸龜蒙、王安石、蘇軾、秦觀、黃庭堅、朱熹、高啓、湯顯祖、萬斯同、王士禎等，給後世留下各種樣式、各種風格的作品，形成了世界上別具匠心、獨特文體的文學樣式和修辭方式，是我國文化遺產的組成部分。

回文遍及詩詞曲賦，以及尺牘、對聯、隱語、樂曲、繪畫等，諸體咸備，圖文並茂，內容廣泛，題材豐富。且回文之作，於國外也有影響，日本也有回文體詩作，西文有回文研究。也就是說，我國這一特殊文體，不僅歷史悠遠，且有廣泛世界影響。我們很值得作文體學史的深切探索。

但是，對於回文體之作，歷史上也有不同評價，並有貶議。如明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二稱其爲『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有貶稱爲『雕蟲小技』、『文字遊戲』。當然，回文體創作確有難度，也因此，古代文人并不以此爲自己創作的主體，所謂祇是偶一爲之。故回文之作流傳不多，常散見於別集、總集、史乘、筆記中。編爲合集者，先有南宋桑世昌回文類聚，明萬曆中雲間張之象續之，清康熙間吳郡朱象賢又續之。但此後二百餘年，未有續編者。

現在丁、周兩位先生編此回文總集，可以說是自南北朝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
的回文全集，收輯作者有一千四百餘家，詩詞曲賦萬首，圖六百多幅，共列為六十四
卷。內容不僅包括回文詩圖、詩文，還涵蓋了域外漢詩、和歌、樂曲，英語的回文，
以及回文的專輯敘錄、記事、回文釋例等，可以說是一部系統、全面、完整、綜合的
回文總集。尤其書前的『前言』，分列五節：一、中國回文發展的歷史回顧，二、當
代的動態，三、我國回文的特色，四、人們對回文詩詞的評價，五、編纂出版回文集
的意義和目的。這可以說是文獻史料探索與文體理論研究的結合，為我們當前古代文
學研究、古文體研究，不僅填補空白，且立意創新，真使人有『更上一層樓』之感。
故特為作序，謹表致我的學術期望與意願。

二〇一一年夏於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

前言

我國口語和古詩文中，回文現象早已有之，祇是人們不甚注意罷了。

回文，亦作迴文、回紋，這裡敘述的，主要係指順讀、倒讀都通的文學作品。吳競樂府古題要解：『回覆讀之，皆歌而成文也』。王獻炙穀子雜錄：『回覆讀之，皆韻而成』。曾慥類說：『回復讀之，皆類而成文』。陳懋仁續文章緣起：『回讀諧協而成文也』。王兆芳文體通釋：『回文者，轉也，文可回轉讀之也』。

一、中國回文發展的歷史回顧

回文的出現，并非偶然，它是語言、文字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但，對於人們運用語言文字的規律和特點，自覺地創製回文，起於何時，歷來就有道原、傅咸、溫嶠、曹植、蘇蕙諸說，至今未有定論。不過，傅、溫等人的作品，都是片言短語。只有蘇蕙璇璣圖，堂廡之大，世罕其匹，其詩亦最著稱，故桑世昌編回文類聚冠諸卷首，用以託始。葉適謂『傅咸反覆回文，溫嶠虛言回文，皆爲璇璣中的一端，非藝林所重，是以類聚所錄諸章，雖非盡若蘭所作，要皆無不以璇璣圖爲本源也』（題蘇蕙

小像序》。汪盈科云：『至詩之有回文，則於古爲無考，蓋自扶風竇安南將軍滔妻蘇氏之織錦回文始，嗣是而倣爲回文詩，始盛出焉』（織錦回文跋）。後人多半傾向於蘇惠，如范廷銓詩云：『珠聯璧合句回環，首創回文蘇若蘭』（題過昭華女士繹讀回文圖）。璇璣圖詩的面世，才使回文成爲一種獨特的文體步上文壇，吸引無數文士，以及名家大儒的積極參與。她委婉動人的織錦故事及瑰麗新奇的文學樣式，不脛而走，蜚聲遐邇。在其影響之下，晉末和南朝湧現出一群作者，金石索謂若蘭『作迴文錦，遂開齊梁之先，一時效作此體』。如謝靈運、賀道慶、王融、丘遲、梁武帝、元帝、簡文帝、蕭綸、蕭祗、庾信，還有印度來華高僧達磨。南史陸從典傳，稱其『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根據隋書經籍志的記載，當時新出的專著，即有謝靈運回文集十卷、佚名五岳七星迴文詩一卷、雜詩圖一卷等。而且也有一群愛好者、善讀者，魏書邢臧傳，謂臧『與裴敬憲、盧觀兄弟並結交分，曾共讀回文集，臧獨先通之』。估量那時回文詩集，當不止此，隋季喪亂，文字多散失湮沒。『箴誦于官，銘題於器』，尤其如酒盤、銅鏡之類規狀器物，爲求銘文之字字可起，左右可讀，亦採用回文格式。朱劍心金石學說：『魏晉以後，最可玩者，莫如六朝之迴文鏡』。

隋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王劭復回互其字，作詩二百篇奏

之（隋書卷六十九）。趙翼謂『此蓋仿蘇蕙之體，而今不傳』（陔餘叢考卷二十三）。

唐初，遠處邊陲的南海女子撰擎鑑圖。王勃序云：『觀其藻麗反覆，文字縈回，句讀曲屈，韻調高雅，有陳規起諷之意，可以作鑒前烈，輝映將來者也』。武后不僅爲織錦回文寫記，高度評價若蘭的文學創作和織造工藝水平，而且自製八字回文銘，繡於袍服，各寓訓誡，賜給高級文武官員，將回文引入廟堂之上。接着范陽盧母王氏，於景龍二年撰天寶回文詩，凡八百一十二字，誠其子曰：『我歿之後，爾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則真圖之製，便可上言』。至玄宗朝，東平太守薛自勤作爲瑞詩上獻。高適爲東平薛太守進王氏瑞詩表，稱其『性合希夷，體于靜默，精微道本，馳驚玄關，傍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謂陰陽之莫測』。胡應麟以爲『亦當不在蘇下，而湮滅莫傳，殊可慨也』（詩藪外編卷四下）。

開科取士，詩賦成爲進士科的重要考試項目。有的士子，應試也用回文體，如景福二年，宜春人盧邈『預湖南計偕，舉進士，獻迴文詩三百首』。

宋太宗趙光義是繼武后之後又一位愛好回文的帝王，其案頭嘗置一幅五色相宣的蘇氏璇璣圖詩，同時也自製回文詩四卷、蓮華心輪迴文偈頌二十五卷、心輪圖一卷、懷感迴文五七言詩一卷，運用回文，宣傳朝廷的佛教政策。據王應麟玉海、李燾續資

治通鑑長編載：『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己未，御製蓮花心輪回文偈頌十部，共一百五十卷，回文圖十軸，以示宰相近臣』。至道元年六月乙酉，『遣內侍裴逾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將御書秘藏詮、佛賦、律詩迴文、逍遙詠等釋家著作，『刻石模印，裝飾百軸』，『付愈賁詣名山福地，道宮佛寺各藏數本』；『至道三年六月乙未，真宗詔以先帝御書墨跡賜天下名山勝境』。太宗還將蓮華心輪迴文偈頌、懷感迴文五七言詩與所撰其他佛乘文字，編入著名的開寶大藏經內，隨釋典頒行，『嚴飭天下寺舍』，俾『寶軸迴文，實法幢之高樹；集文成注，剎挂鐸以冷書』。並多次把這些『玄言妙旨』的回文篇什和藏經，贈給信仰佛教的東女真、西夏、高麗、日本、交趾等周邊的鄰邦鄰國，進行文化交流。如雍熙元年三月，太宗於崇政殿召見日本僧人裔然，賜印本大藏經和御製蓮花迴文偈頌。後數年，遣其弟子喜因賁表日本國東大寺大朝法濟大師賜紫沙門裔然啟來謝云：『遂使蓮華迴文，神筆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於東海之東』（宋史卷四九一）。淳化二年，高麗遣韓彥恭來，求印佛經，詔以藏經並御製秘藏詮、逍遙詠、蓮華心輪賜之（高麗史卷九十三、宋史卷四八七）。釋贊寧進高僧傳表：『翻譯成經，製甚深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

雍熙三年，錢惟治從太宗征幽州，權知真定軍府兼兵馬都部署，在軍旅倥偬之次，特爲龍興寺撰春日登大悲閣詩，『聖主欽崇教，千光顯紺容』，強調朝廷對佛教的

重視。黃伯思跋織錦回文圖後云：『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東觀餘論卷下）。十國春秋謂『惟治好學』，『生平慕皮陸爲詩，有寶子垂綬連環詩，回文體也，世多稱之』。這也是蘇蕙織錦回文之後，又一文字較多的織成。

淳化三年，太宗親試進士。王博文，年十六，善屬文，試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爲公卷，人謂之『王回文』（宋史卷二九一）。

詞至宋而盛，所謂唐詩宋詞。劉攽別開生面，首創回文詞，『律度精緻』。蘇軾詩詞，浩放橫決，雄視百代，他亦喜回文，甚至夢寐中也作回文詩。在黃州時，『效劉十五體，作回文菩薩蠻四首』，格調清新，情采斐然。『香箋一紙，寫盡回文機上意；欲卷重開，讀遍千回與萬回』。劉將孫黃公誨詩序云：『東坡神邁千古，至回文作詞，語更可愛，于以見文人於詩，皆寢處而活脫之，宜詩人者之望而媚之』（養吾齋集卷十一）。一時作者輩出，使兩宋的回文詞同回文詩等量齊觀。連著名的道學家、大儒『晦翁朱氏亦傳回文數闕』（宋聲瑤華集序）。熹所作次圭甫韻、呈秀野菩薩蠻二調，薛瑄讀書續錄謂：『晦菴先生回文詞幾於家絃戶誦矣』。草堂詩餘認爲『公詞十六首，道學氣滿楮，二詞其近致者』。

宋代的回文創作，在太宗的倡導和帶動下，與時俱進，不斷推陳出新，對聯、集句、聯句相繼湧現。清代趙翼云：『唐人惟皮陸偶爲之，宋以後則無人不作矣』（陔

餘叢考卷二十三。此言未免過於誇張，不符合歷史，然而創作隊伍的日漸壯大，却是不爭的事實。特別是『南宋胄監』（也是國家出版機構）刊行桑世昌回文類聚，這標志着我國回文文學的形成，亦是蘇蕙璇璣圖詩傳播、發揚的成果總結，係現存最早的回文總集。它分類纂輯自晉以迄南宋諸家詩詞圖錄，有些作品往往本集未載，全賴此書得以保存，給後世研治讐校，提供不少資料。大理周泳先唐宋金元詞鉤沉說：『（回文類聚）卷四全爲宋人詞，計載詞五十五首，作者十三家，其中大抵爲世未經見或遺佚之作』。

元代著名的音韻學家周德清創作回文曲，據瑣非復中原音韻序云：『吾友高安挺齋周德清，以出類拔萃通濟之才，爲移宮換羽製作之具』，『所作樂府，回文、集句、連環、簡梅、雪花諸體，皆作今人之所不能作者，略舉回文畫家，名有數家嗔人，門閉却是來問，皆往復二意』。

明寧獻王朱權自撰回文詩一卷（朱氏八支宗譜），又輯璇璣回文詩詞三卷。高儒百川書志謂其『集古今之作，諸體咸萃，反覆旋轉成文，詩中之異珍也』。明宣宗朱瞻基也是一位愛好回文的君主。陳繼儒妮古錄卷一稱『宣廟愛金書回文詩』。四庫全書總目·御製回文詩提要云：『此集載朱當泗所輯國朝典故中，惟題御製，不著朝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不知何帝所作，其詩以春夏秋冬四景爲題，有龍文、連環、

八卦諸體，凡二十八首」。世人多以為宣宗所撰。

孝宗朱祐樞、武宗朱厚照、世宗朱厚熜諸帝都有回文詩作。『武宗改元幸學，禮成，命〔衍聖公孔聞詔〕坐彝倫堂聽講，御賜回文詩，以寵其行』（幸魯盛典卷九）。正德三年三月，武宗命大理寺卿張鑾充廷試讀卷官，『是時纂修資治通鑑成，得賜，又賜御製寫懷迴文諸詩』（王九思漢陂集卷十二）。世宗嘗與宰臣嚴嵩、夏言、李時以春夏秋冬爲題，各賦一首。其中嚴嵩的『香蓮碧水動風涼，水動風涼夏日長』尤佳，在句法上回轉自如，毫無牽強之跡，被採入彈詞開篇鶯鶯操琴，傳播遐邇，膾炙人口（嵩籍沒家產時，從其家抄出李公麟織錦回文圖，見嚴氏畫品手卷目）。嘉靖五年三月，天台起復知縣潘淵進龍飛頌。朱國禎湧幢小品卷二云：『內外六十四圍，五百段，一萬二千章，效蘇蕙織錦迴文體，上以其文字縱橫不可辨，使開寫正文再上』。此當爲我國回文圖中的煌煌巨著，許鳴遠天台詩選稱其『亦曠世奇才也』。

璇璣圖問世之後，深受人們的喜愛，而『盛見傳寫』。原本『五采相宣』，以別三四五六七言之異。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裡，施采便是指引閱者簡捷的導讀方法，所謂『隨色自分』，『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後人展轉傳鈔，不復施采。若蘭所施之色，史無記述。傳本施采不一，遂有唐程士南本、文宣本、宋至道宮中本、李伯時設色本等。璇璣圖詩，諸家寫本，雖有讀例，但無定數。其讀法，歷來有人研

究探索，如唐有申誠之釋。隨着歲月，讀數也不斷增多。則天記云『二百餘首』，而白樂天、楊文公讀至五百餘首，到黃庭堅時更讀至千首，故有『千詩織就回文錦』之句。明初張昱無題云：『不聽小管吹銀字，只數迴文織錦詩』（可閑老人集卷四），就是描繪當時人們喜讀璇璣圖的情景。弘治間，吳僧起宗道人『以意推求』，分爲七圖，得三四五六七言三千七百五十二首。仇東之織錦圖起宗道人讀法跋謂『韻意悉如己出，如庖丁解牛，肯綮無滯』。劉仲達劉氏鴻書卷七十二云：『讀之整若行陣』，『宛然天成，有此奇構，亦有此奇悟』。蘇蕙鄉親、一代文宗康海撰武功縣志，以璇璣、分野、疆域、縣治冠於卷首，突出織錦回文的重要性。其孫萬民強調說：『大父作志，首載蘇氏璇璣圖詩，非漫紀也』。王士禎對此舉措推崇備至，『尤可玩』。萬民更爲尋繹，又於起宗道人第三圖內增立一圖，增讀至四千二百六首。研究讀法的，代有其人，據文獻記載的，尚有明代康禹民、程先民、黃唯、侯珣、顧德基，清代劉玉珂等，可惜都沒有傳世。謝無量中國婦女文學史謂：『此是古今絕作，故不厭求詳也』。黃錫蕃閩中書畫錄卷九載福清人郭鼎京，『以書法擅名，善作蠅頭小楷，書蘇蕙織錦迴文詩，縱橫數十圖，計字五萬餘，真奇絕也』。

自起宗道人的織錦回文讀法和康海的武功縣志相繼面世，使蘇蕙和她的璇璣圖詩聲名益隆，將我國的回文文學推向繁榮時期，尤其是清代，所謂『超明越元，抗衡宋

唐』。于回文亦是『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盛極一時，達到了巔峰。在賦、詞、圖和詠物詩方面的發展，更爲突出。

回文賦，自十國春秋紀述胡元龜事之後，幾七百年間，未有續聞。清初，石龐撰回文雪賦、春賦。同治太湖縣志云，龐『嘗著雪賦、春賦，皆回文，一時驚爲異才』。

回文詞，歷宋金元明，僅菩薩蠻、西江月、虞美人、玉樓春數調而已。清人繼往開來，發前人之未發。回族詩人丁澎奇文鬱起，獨擅勝場，著詞變一卷。自注云『詞變者，藥園之別譜也，按一調迴環讀之以成他調，或因本調而顛倒錯綜焉』。共填詞迴文調三十九首，有赤棗子、漁父、生查子、太平時、巴渝辭、三臺、楊柳枝、阿那曲、南鄉子、減字木蘭花、謁金門、好事近、眉峰碧、玉聯環、山花子、三字令、步蟾宮、夜行船、歸國謠、霜天曉角、四犯令、滴滴金、瑞鷓鴣、木蘭花令，『按一調迴環讀之以成他調』者十五。李湘北云：『流曼之聲節，爲促拍爭妍競艷，何減璇璣圖、盤中詩』。『赤嶠名流』章雋亦撰回文詞一卷，有巫山一段雲、思帝鄉、月中行、相見歡、浣溪沙、眼兒媚、訴衷情等調。所用詞調，從『不足十個』，擴大到五、六十。

回文圖，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熱點，至清代被發揮到極致，令人眼花繚亂。康熙十一年，永康吳宗愛製同心梔子圖，繡爲鏡囊，以贈秀水族妹素聞。有報素聞書云：『箔上回文，乃鄙人所意爲者，記六出之名葩，表寸心之縈結，仿蘇家之錦字，稍約